

客家話「好」及其搭配成份之研究：語料庫之應用*

葉瑞娟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本文從語料庫語言學的角度出發，以現有之客家話書面語及口語(包含對話和獨白)語料庫為依據，先搜尋最常出現在「好」的左右邊各一個的句內搭配成分，檢視「好」與這些成分在不同語體之中的搭配類型、出現頻率以及這些分布和語體之間的關係，再進一步從中選取高頻率的搭配類型「毋+好」和「好+無」在不同語體中的語法和語意特點、篇章/語用功能、分布狀況，其中「毋+好」可進一步區分成八種次類，且不論在哪一種語體，主要皆為表命令用法和義務用法，唯書面語出現的搭配類型較多，可見語體之影響；「好+無」則可分成四類，主要充當緩和語，但僅在口語中進一步發展出表反駁之功能，這也顯示語體之差別。最後我們以教育部編纂的北四縣腔客家語教材為例，檢視此兩種構式的分布，提出相關之編排建議。

關鍵詞：客家話、好、語料庫、語體比較、客家語教材

1. 引言

奠基於前人對於客家話「好」的研究之上(參見強舒嫻 2009; 強舒嫻和賴惠玲 2010; 吳睿純和葉瑞娟 2011; 葉瑞娟 2012)，本文將從語料庫語言學的角度出發，以現有之客家話書面語及口語(包含對話和獨白)語料庫為依據，先搜尋最常出現在「好」的左右邊各一個的句內(intra-sentential)搭配成分，檢視「好」與這些成分在不同語體之中的搭配類型、出現頻率以及這些分布和語體之間的關係(Biq 2004)，再進一步從中選取高頻率的搭配類型「毋+好」和「好+無」，探討這兩類構式的功能與多義現象，最後，我們將根據研究成果，提出客家話鄉土語言教材在編排這兩種結構時之建議。

除了引言和結論之外，本文的架構如下：第2節先回顧客家話「好」的相關研究，第3節簡介本文所採用之語料及研究方法，第4節和第5節分別細究「毋+好」和「好+無」這兩種構式之內部結構，區分其所呈現之語法和語義特點、篇章和語用功能，第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第九屆臺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2年10月5-6日)，特別感謝鍾榮富教授、董忠司教授、洪惟仁教授惠賜之寶貴意見。撰寫過程中，承蒙吳睿純、黃漢君、許婷婷、黃玉玲等先生賜教，特此聲明致謝。本研究使用之部分語料來自國立政治大學客語口語語料庫(<http://140.119.172.200/>)及由各大專院校相關系所教師及助理共同蒐集轉錄之客語語料，作者感謝參與人員協助提供資料。此外，還要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所提供之修改建議，讓本文更臻完善。本文如有謬誤，悉由本人自行負責。

6 節則依據上述研究成果，先檢視這兩種構式在教育部編纂之客語教材中的分布情形，之後再提出相關之編排建議。

2. 文獻回顧

文獻中已經有很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漢語的「好」，有學者從語法化的角度著手(如Biq 2004; L. Wang 2005; H. Wang 2005; 李晉霞 2005)，也有學者從言談語用功能切入(如Miracle 1991; L. Wang 2005; Wang and Tsai 2005; 邵敬敏、朱曉亞 2005; 陳俊光、劉欣怡 2009; Wang et al. 2010)。相對來說，關於客家話中的「好」一直到近期才有較深入的探究，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強舒嫻(2009)、強舒嫻和賴惠玲(2010)、吳睿純和葉瑞娟(2011)以及葉瑞娟(2012)，由於我們的討論主要包含「毋+好」所表達的情態意義以及「好+無」在人際層面(Halliday 1994)之功能，因此，在下文中我們將聚焦於強舒嫻和賴惠玲(2010)及葉瑞娟(2012)對「好」之情態分析以及吳睿純和葉瑞娟(2011)對「好」在人際層面之解析。¹

首先，強舒嫻和賴惠玲(2010)從詞彙和構式的角度檢視客家話「好」的多義情態功能，他們以 Nuyts (2006)對於情態(modality)的分類，將情態區分成三大類，分別為表達說話者對其所言內容之確信程度的「可能性(epistemic)情態」、表達對於句子主語執行某行為動作所施加的外力的「義務性(deontic)情態」以及表達主語之能力和意願的「能願性(dynamic)義務」，並主張在「好 V」格式當中，「好」由原本表達「適宜執行某行為動作」之語意，透過轉喻機制，延伸出義務情態和能願情態的語意，前者表示責任、允許或要求，如(1)，後者表達主語本身所具備的能力或事件參與者所處情境讓某行為目的得以實現之潛力，如(2)。而當「好」出現在「有好 V」這個特定的構式當中，其本身情態的多義性會受到構式的限制，因此僅能表達「強加於參與者之能願情態」，傳達「具有某種情勢條件得以執行動作 V」的語意，如(3)，在這個格式中，隱匿不現的限制或非限定情勢條件可能是物件、時間、地點或機會等，主要取決於出現在此構式的動詞之詞彙語意與整個構式之語用情境。

- (1) 恁夜哩，好上床睡目囉‘這麼晚了，該上床睡覺了’
- (2) 這柑仔好食哩，做得摘哩‘這橘子可以吃了，可以採了’
- (3) 老人家同老人家共下，較有好講‘老人和老人在一起，比較有話好聊’

葉瑞娟(2012)從語法化和主觀化的角度分析客家話「好X」構式(包含「好NP」、「好VP」和「好AP」等次要構式)的特點。其中，「好VP」格式中「好」的語意詮釋需視其所出現的環境而定，當「好」以言者(包含說話者或情況)為主語時，其為義務情態義，

¹ 強舒嫻(2009)從構式語法的角度分析「有麼介好 V」的構式，指出其形式與功能之間不對稱的搭配關係。吳睿純和葉瑞娟(2011)則依據 Halliday (1994)的理論架構，檢視「好」在篇章(textual)及人際(interpersonal)層面之功能，由於篇幅之關係，本文僅聚焦於人際層面之探討。有興趣之讀者請自行參閱原文。

如(4)-(5)。²

- (4) 吾母會彎轉頭來，細聲講：「係哪，毋好蠕蠕鑽，恬恬睡！」(TQX:27)
 ‘我媽媽會轉過頭來，小聲說：「是啦，不要一直動來動去，安靜的睡！」’
- (5) 你好去轉吶，你恁有心送俚來，俚這隻葫蘆送你做紀念 (TTY:153)
 ‘你可以回去了啦，你這麼有心送我來，我這支葫蘆送你當做紀念’

在這兩個例子當中，「好」都充當義務情態詞，表說話者對一個事件成真的可能性或必要性的觀點或態度，根據 Palmer (2001:70-73)的分類，義務情態可分為「指令(directives)」和「保證(commisive)」兩大系統，前者是指命令他人去做某事，而後者是指說話者自己承諾去做某事，其中指令又可依照命題成真的可能性之高低再細分成要求(obligative)和允許(permissive)，分別如(4)和(5)所示。值得注意的是，在情態詞「好」的語意屬性中，除了標示觀點或態度的類型外，還包含態度或觀點的來源，以(4)和(5)為例，雖然這兩個例子所傳達之權威意義強弱不同，前者為較強的義務意義(strong deontic)，表說話者「要求」聽話者不要動來動去，而後者傳達較弱的義務意義(weak deontic)，表說話者「建議」聽話者可以回去了，但是，不論是哪一種解讀，兩種意義所表達的觀點或態度都來自說話者本身，兩者之間的不同在於當說話者自認本身權威不足，或是想要降低自己對別人的影響時，原本權威意義較強的要求和允許就可引申成為一種態度較為緩和、權威意義較弱的「建議(suggestion)」或「忠告(advice)」(謝佳玲 2002, 2006)。然而，「好」所傳遞的義務觀點或態度的來源還可能來自說話者以外的人事物，如(6a)和(6b)分別表示現實情況不允許醫病和回家，而(6c)是習俗不允許小朋友以手指向月亮，關於這些不以說話者為義務來源的例子，我們以「情況(situation)」統稱(謝佳玲 2002)。

- (6) a. 無賺錢就無錢好醫病 ‘沒賺錢就沒錢可以醫病’ (M1:102)
 b. 隔壁个窮苦人，早晨頭出去做事，愛到暗正有好轉屋 (M2:86)
 ‘隔壁的窮人，早上出去工作，要到天黑才可以回家’
 c. 阿叔嚇細人仔講：「毋好用手指月光，無斯...睡目時會分月光割耳公」
 ‘叔叔嚇小朋友說：「不要用手指向月亮，不然的話...睡覺時會被月亮割耳朵」，(HM 198:75)³

總結來說，「好」充當情態詞時，其類型為義務情態，主要表指令意義，而態度或觀點的來源是說話者或情況。

吳睿純和葉瑞娟(2011)主張在人際(interpersonal)層面上，客家話「好」除了「同意/接受」之外(如(7)，還有「總結」的功能，語氣上帶有不耐煩的意味，可由「到此為止」

² 若「好」出現在兩個子句之間，是目的子句標記，表示兩個子句間的「條件—目的」關係，如「人多好做事，盡遽就將廳下一角拼淨(人多方便做事，很快就把客廳的一個角落清理乾淨)」；當「好」以受事或工具為主語，且在概念結構中隱含施事時，「好」則為中間結構標記，如「這批貨異好銷，過喊兜貨轉來(這批貨很好賣，再多叫一些貨回來)」。

³ HM 為《客家雜誌》，其中冒號前的數字表示期數，冒號後的數字表示頁數。

延伸到「既然如此」的意涵，也因為如此，「好」有時也帶有不滿或挑釁的負面會話隱含，且其後還可以加上帶有挑釁、不滿、諷刺等負面情緒的語句，如(8)。

(7) 石輝哥：你兜一路恁辛苦來，淋兜燒湯來！

‘你們一路這麼辛苦來，喝點熱湯！’

彭阿強：**好好好**...

‘好好好...’ (吳睿純和葉瑞娟 2011, ex. 22)

(8) (發薪水的日子，臭頭旺發現自己的薪餉袋竟然是空的，於是向發餉大人抱怨。)

臭頭旺：嗯！大人，你係毋係搞毋著仔啦？這裡肚仰會空空呢？

‘嗯！大人，你是不是搞錯了啦？這裡面怎麼會空空呢？’

發餉大人：毋單淨這隻月空仔喔！連下隻月也係空仔！到五月節以前還係空仔！

‘不光這個月空的喔！連下個月也是空的！到端午節以前還是空的！’

臭頭旺：係啊？係仰會毋記得呢？

‘是嗎？我怎麼會不記得呢？’

發餉大人：**好**！你自家看啊！

‘好！你自己看啊！’

臭頭旺：你明明知係毋識字，還拿分係看！你挑挑滅煞係仔嘿！哼！

‘你明明知道我不識字，還拿給我看！你故意捉弄我啊！哼！’ (吳睿純和葉瑞娟 2011, ex. 23)

此外，他們也提出「好」後面常常可以接語尾助詞，如「啊、無、啦」等，加上不同的語尾助詞會讓「好」有不同的功能和語氣，以(9)為例，芹妹以不情願的語調說出「好啦」，表面上同意，但實際上她只是利用這樣的方法來結束這一段爭論，即 Wang & Tsai (2005:230)所謂的「假同意」(pseudo-agreement)，也就是說，芹妹其實不認為自己有錯，這可以從下句的「好無(好嗎)」可以看出端倪，但為了避免衝突，只好很不情願的概括承受所有的錯。最後一句的「好無」相當於漢語中的「好不好」，根據陳俊光和劉欣怡 (2009:81)的分析，漢語中的「好不好」常用於表達某種特殊的語用意圖，有時甚至用來表達不滿的情緒，而 Wang & Tsai (2005)則表示「好不好」已將「好」的意義由「美好的」轉化成「可接受的」，其功能是詢問聽話者的意見，但例句中的「好無」已經失去詢問對方意見的功能，反而是用來傳遞說話者不滿或不情願的語氣，正好和前面「好啦」的語氣相呼應。

(9) 阿華：哎唷！你毋會看別人仰仔做，你就仰仔做啊！就已經恁大个人哩，還愛
係一件事一件事教喔！

‘哎唷！你不會看別人怎麼做，你就怎麼做啊！都已經這麼大的人了，還要我
一件事一件事教喔！’

芹妹：佢從來毋識做人个心白，也無騰過恁大家人共下過日仔嘛！佢乜毋係故意愛惹人譴仔啦！

‘我從來不曾當別人的媳婦，也沒跟過這麼大一家人一起過日子嘛！我也不是故意要惹人生氣啦！’

阿華：唉！

‘唉！’

芹妹：阿華啊，好啦好啦，都係佢个毋著好無？

‘阿華啊，好啦好啦，都是我的不對好嗎？’

(吳睿純和葉瑞娟 2011, ex. 26)

雖然這幾篇論文針對「好」的不同面向進行深入探討，讓我們對客家話「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但以本文欲探討之「毋好」和「好無」而言，仍有些問題尚待解決，包括(一)這兩種構式在不同語體的分布與功能差異、(二)義務情態和指令(directive)之間的區辨、(三)這兩種構式的詞彙化(lexicalization)、語法化及主觀性的不同。有鑑於此，本研究將先從語料庫語言學的角度出發，檢視「好」與各種搭配成份的分布狀況、出現頻率、和語體之間的關係，之後則著墨於這兩個構式的多元現象，希望能更全面的勾勒出客家話「好」的全貌。

3. 語料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依照Biq (2004)的方法，檢視客家話「好」左右各一個成分的結構在不同語體語料庫中之分布，並從中選取高頻率的搭配類型，進行更深入的分析。Biq (2004)以漢語「好」為研究對象，由語料庫語言學和言談語用分析的角度出發，檢視「好」在句內的連續性(contiguity)以及在言談中的語串性(sequentiality)，試圖由「好」和其搭配成份之間的結構關係，釐清這些語詞的搭配是根據自由選擇原則(open choice principle)亦或是根據慣用原則(idiom principle)，以及這些搭配形式是否已經固化成為慣用語(idiomatic expression)，此外，她還檢視這些搭配類型在不同語體之間的分布，藉以驗證「在語法化現象中，口語的進展比書面語還快」的假設是否正確。在作法上，她先於語料庫中搜尋最常出現在「好」的左邊和右邊的搭配成分，之後則限制於「好」左右各一個成分的結構，將焦點集中在「好+了」和「還+好」。⁴

本文語料主要區分為口語語料和書面語料，前者包括對話和獨白兩種，後者則指以客家話書寫之散文。對話式的口語語料來自客家電視劇《寒夜》第一集到第十集(我們分別以HI01-HI10 為代碼，標記出處)的對話，共約 540 分鐘，雖然電視劇中的對話語料是發生在經過設計的語言情境中，但除此之外，與一般日常生活對話無異，因此我們將之納入對話式的口語語料。獨白式的口語語料則來自演講、說故事及口述歷史，其中各地方縣市政府出版的客家話故事集即屬於此類，這些故事集是由採錄者到發音人家中，採錄音的方法是請發音人自行講述歷史或故事，再由相關人員加以轉寫而成，因此我們

⁴ 由於篇幅關係，我們無法仔細回顧研究內容，有興趣之讀者請自行參閱原文。

將之視為獨白式語料，本文以《苗栗縣客語故事集 1-3》及《東勢鎮客語故事集 1-7》為研究對象。⁵書面語料則主要以詩集和散文作品為主，所涵蓋的書籍包括范文芳(2001)的《頭前溪个故事》、邱一帆(2004)的《油桐花下个思念：客語詩集》、龔萬灶(2004)的《阿啾箭个故鄉》、徐兆泉(2000)的《客家話小王子》以及 100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⁶

經語料庫搜尋之後，我們先將「好」在不同語體中的出現次數(token)及出現類型數(type)之分布狀況整理如<表一>，再整理出客家話「好」的左邊及右邊各一個成分結構中，最常出現的前十種搭配成分，分別條列於<表二>及<表三>。

<表一>：「好」的整體分布狀況

語體	總次數	前文類型數 ⁷	後文類型數
一般口語	943	135	141
獨白式口語	1180 ⁸	217	237
書面語	1028	225	293
總計	3151		

由<表一>可知，「好」總共出現 3151 次(token)，而類型數是指在每一種語體當中，「好」與多少種不同的成分搭配(collocate)，前文類型數是指「好」和其前面一個成分的搭配數量，後文類型數則是指「好」和其後面一個成分的搭配數量。以前文類型數為例，在一般口語中，「好」之前一共出現 135 種不同的搭配成分，而在書面語中，共出現 225 種不同的搭配成分。由上述的總體分布可得知，不論是前文類型數，還是後文類型數，書面語所使用的搭配類型最多，大約都是一般口語的兩倍，可見語體的確是個重要的影響因素。

⁵ 雖然這兩種客家方言確實存在一些差異，但本文所檢視的「好」在兩個方言中無明顯差別，因此在蒐集語料過程中，我們一併收錄。其實這樣的處理方式顯得粗糙，在確認方言之間是否有差異時，應該先就個別方言仔細研究，之後再將各方言之特點逐一比對，方能得到較令人信服之結論，但現階段受限於語料庫資料量不足，在求取最大量分析資料的前提下，我們不得不暫時忽略方言差，但方言間語法差異的具體情況待日後語料庫擴充後，還須進一步研究，才更能顯示客家話某個語法點之全貌，關於此點，感謝審查委員所惠賜之寶貴意見。

⁶ 書目代碼對照如下：《苗栗縣客語故事集 1-3》，M1-M3；《東勢鎮客語故事集 1-7》，DS1-DS7；《頭前溪个故事》，TQX；《油桐花下个思念：客語詩集》，YTF；《阿啾箭个故鄉》，AJJ；《客家話小王子》，LPP；《100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100YW。其中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因為是委請專家事先撰稿，非自發性之口說，故本文將之視為書面語料。此外，為加強全文的一致性，本文所引用的例句可能有微幅的文字修改，未必與所引用之原文一致。

⁷ 由於不同語體間的類型數之間無關聯，故我們不統計類型數之總數。

⁸ 此為剔除下列兩筆不相關的「好[ho11]」之結果：

- (i) 一年過一年，蟾蜍大了。有一年番國來打中原，滿朝个武將全奈何毋好。(M1:188)
‘一年又一年，蟾蜍長大了。有一年翻國來攻打中原，滿朝的武將奈何不了他(們)。」
- (ii) 滿朝个武將全部奈何番人毋好，你一隻恁細个蟾蜍，哪有可能耐得贏番人？(M1:190)
‘滿朝的武將全部奈何不了番人，你一隻這麼小的蟾蜍，哪有可能奈何得了番人？’

<表二>：「好」及最常出現之左邊搭配成分⁹

語體 排名	一般口語		獨白式口語		書面語	
	出現成分	次數	出現成分	次數	出現成分	次數
1	(話輪轉換)	273	毋	138	毋	111
2	好	92	(話輪轉換)	103	盡	51
3	毋	92	恁	46	有	46
4	就	43	有	45	个	40
5	年	37	就	45	較	31
6	个	25	真	35	就	31
7	你	21	無	28	異	30
8	仔	17	講	28	恁	28
9	啦	16	堵	25	好	24
10	還	15	个	24	睹	20
10	會	15			最	20
10					堵	20

<表二>依照語體，列出了十個最常出現在「好」左邊的搭配成分，在三種語體中皆出現的只有「毋」、「就」，在這兩個成分當中，「毋」在每一種語體的出現頻率皆最高，因此下文將針對「毋好」進行詳細之探討。

<表三>：「好」及最常出現之右邊搭配成分

語體 排名	一般口語		獨白式口語		書面語	
	出現成分	次數	出現成分	次數	出現成分	次數
1	(IU結尾) ¹⁰	248	(IU結尾)	218	个	73
2	好	92	啦	79	食	61
3	啦	82	咧	68	好	24
4	咧	78	食	55	做	22
5	無	50	啊	41	事	16
6	哩	43	个	33	分	16
7	啊	22	無	31	得	16
8	食	18	好	21	哩	16
9	个	13	額	19	勢	16
10	來	12	哪	19	著	15

⁹ 在語料庫搜尋中，「好」在一般口語、獨白式口語和書面語中出現的次數分別為 26 次、46 次、46 次，分別位於該語體中最常出現的搭配成分之第六名、第三名、第四名，然而除了書面語之外，口語中的標點符號皆為轉寫者之主觀詮釋，未必與原本之口述者一致，為避免語料詮釋之誤差，因此本文將之排除在外，不列入討論。<表三>中情況亦同，不另作說明。

¹⁰ IU 為語調單位(intonation unit)。

<表三>也依照語體，列出了十個最常出現在「好」右邊的搭配成分，在三種語體中皆出現的包含「好」、「食」、「个」，不過由於「好」和這幾個語詞搭配後所呈現出來的性質比較均一，以口語的「好好」為例，其絕大部分是以「好好好」的形式出現，主要功能是表「同意/接受」(吳睿純和葉瑞娟 2011)，因此本文基於下面兩點理由，另外選擇以「無」為研究對象：首先，「無」與「毋」同為否定詞(鍾榮富 2000:148)，而「無」在三種語體中出現頻率差異很大，其在一般口語和獨白式口語中分別出現 50 次和 30 次，但在書面語中只出現 3 次(見<表四>)，顯見語體的影響；此外，「毋好」的其中一個固定構式「好毋好」與「好無」在語用功能上有部分重疊之處，值得進一步比較分析。

茲將「毋+好」和「好+無」兩種構式的出現次數及所占的比例另外整理如<表四>。

<表四>：「毋+好」和「好+無」之分布狀況

類別	「好」出現次數	「毋+好」出現次數		「好+無」出現次數	
一般口語	943	92	9.8%	50	5.3%
獨白式口語	1180	138	11.7%	31	2.6%
書面語	1028	110	10.7%	3	0.3%
總計	3151	340	10.8%	84	2.7%

4. 「毋+好」之類型

<表二>清楚的顯示「毋+好」在各種語體中出現頻率相當高，其中，「毋」為否定詞，「好」為多義詞，兩者各自皆為高頻詞(「毋」出現 4264 次，「好」出現 3151 次)，因此他們之間的高頻搭配也就不特別令人感到訝異，然而，表面上相同的搭配實際上蘊含了多種不同的內部結構，呈現出均質表象下的異質性，茲分述如下。

在第一種類型中，「毋(否定)」和「好(優點多、令人滿意的)」各自保有各自的核心語義，此時「好」為狀態動詞(stative verb)，充當整個句子的謂語(predicate)，如(10)和(11)所示，值得注意的是「毋好」可以是依社會文化標準而做出的「客觀」判斷，未必牽涉個人的主觀立場(如(10))，也可以是依說話者的主觀意識所做出的判斷(如(11)) (cf. Biq 2004:81-82)。

(10) 頭擺，生活條件較差，生活水準還異低，細人仔个衛生習慣異毋好 (AJJ:123)

‘以前，生活條件較差，生活水準還很低，小孩子的衛生習慣很不好’

(11) 恁闊田耕等哩，食捌毋使愁，天弇下來阿爸仔等咁，恁仔還嫌毋好，實在還慙哪！ (AJJ:15)

‘耕著這麼寬闊的田，吃的都不用擔心，天塌下來(有)爸爸頂著，這樣還嫌不好，實在很笨耶！’

在第二種類型中，「毋」仍然充當否定詞，但此時「好」並非狀態動詞，而是心理動詞(psych-verb)，表「喜歡」，聲調也與充當狀態動詞「好」的上聲不同，為去聲，但聲調的差別在文字上無法區辨，如(12)。

- (12) 吾姆無上班，又**毋好**過家寮 (100YW: 食夜个時節〈北四縣腔國小學生組〉)
‘我媽媽沒上班，又不喜歡串門子’

在第三種類型中，「毋」仍是否定詞，「好」則充當主觀化標記，突顯說話者意圖，隱含了說話者對這兩個子句之間關係的判斷，其中第一個子句「時間拖忒長(時間拖太久)」被理解為造成第二個子句「毋好做事(做事)」這個非意圖結果(unintended result)之原因，此時，「好」已由命題意義(propositional meaning)轉換為篇章的意義(textual meaning)，起著篇章連結的作用(參見葉瑞娟 2012)。

- (13) 盡好就一日就蒔忒，若無蒔仔兩三日仔也無相干，時間拖忒長較毋好做事
‘最好一天就插秧插完，若沒有(的話，)插秧插個兩三天也沒關係，(但是若是)時間拖太長(就)比較不方便做事’ (AJJ:62)

在第四種類型中，「毋」和「好」之間純粹只是線性順序上前後相鄰而已，兩者間的關係鬆散，以(14)為例，「毋」充當否定詞，否定後面的「好好食(認真吃飯)」，「毋」和「好」無法直接結合成單獨的句法結構單位。

- (14) 阿陵：逐擺食飯**毋好好**食，還佇該亂走亂衝，惹事哩呵 (HI:07)
‘每次吃飯不認真坐好吃，還在那邊亂跑亂衝，惹事了吧’

在第五種類型中，「好」充當結果補語，它先和某動詞形成動補結構，之後才插入表潛能的「毋」，這種結構在漢語方言中很常見，以(15)為例，「好」先和「醫」形成「醫好」這個結果式複合詞，之後才在中間插入表否定潛能的「毋」。

- (15) 仰恁呢个事情，會有太醫**醫毋好**个病？ (M1:104)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會有太醫醫不好的病？’

在第六種類型中，「毋」和「好」出現在固定構式「好毋好(好不好)」中，前面常出現表建議或請求的句子主語(sentential subject)，「好毋好」主要功能為徵詢聽話者的同意，以(16)為例，被關起來的阿枝為了要懇求母親讓她出去和阿興見一面，以「好毋好」減緩請求的強度，顧全母親負面面子(negative face)的需求，增加成功的機率，但阿枝終究未能如願(參見 L. Wang 2005:66-71)。

- (16) 阿枝：阿姆，該你就放佢出去嘛！ (HI05)
‘媽，那你放我出去嘛！’
阿枝母親：你愛出去做麼个呢？
‘你要出去做什麼呢？’

阿枝：佢愛出去搵阿興見一面， 搵佢講佢無事，佢就轉來，好無？好毋好啦！
阿媽，好無啦？

‘我要出去跟阿興見一面，跟他說我沒事，我就回來，好嗎？好不好啦！
媽，好嗎？’

阿枝母親：哼！

‘哼’

阿枝：該就算埋啦！反正啊！佢乜無想害你兜分阿爸罵啦！佢無愛食啦！佢無
愛食啦！出去啦！

‘那就算了啦！反正啊！我也不想害你們被爸爸罵啦！我不要吃啦！我
不要吃啦！出去啦！’

雖然「好毋好」的例子極少，跨語體僅有 4 筆，但除了上述用法外，書面語料中唯一的一個例子卻有不同的用法，與漢語的「動不動」類似，表示「很容易做出某種反應或行動，多用於不希望發生的事情」（參見呂叔湘 2004:176），請見(17)：

(17) 伯姆還會講：「較細義兜仔，仰會打爛玻璃呢？」下後，嘎變到好毋好就麼个打爛玻璃，愛賠錢。伯姆罵佢：「仰恁輒打爛玻璃？」

(100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一枝草一點露〈北四縣腔社會組〉)

‘伯姆還會說：「小心一點，怎麼會打破玻璃呢？」之後，居然變成動不動就什麼打破玻璃，要賠錢。伯姆罵他：「為什麼這麼常打破玻璃？」’

在第七種類型中，「毋」和「好」詞彙化成情態副詞(modal adverb)，¹¹兩者必須共現，中間不允許加插其它成分，且個別的詞彙意義已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表「指令」的情態意義，此時整體的意義已無法由個別詞彙的意義直接加總而來，以(18)為例，「毋好」的指令意義是透過說話者蘭妹所做的義務判斷(deontic assessment)而來，她藉由「毋好」要求其聽話者不要管他(cf. Nuyts et al. 2010)。

(18) 蘭妹：啊，你毋好插佢啦，分佢搵天公伯求啦，求佢放過佢个阿秀啦！(HI03)

‘啊，你不要管我啦，讓我向老天爺祈求啦，求他放過我的阿秀啦！’

¹¹ 根據蔡維天(2010)，模態助動詞和模態副詞(即本文的情態副詞)的主要差異在於只有前者允許動詞組前置和動詞組刪略(VP-ellipsis)，後者則否，請見(i)和(ii)之例子在語法合法度上的差別：

(i) a. 阿 Q 一定肯[去縣城]。 b. [去縣城]_k阿 Q 一定肯 t_k。 c. *[肯去縣城]_k阿 Q 一定 t_k。

(ii) a. 阿 Q 一定肯[去縣城]，小 D 也一定肯___。

b. *阿 Q 一定[肯去縣城]，小 D 也一定___。

(ib)中[去縣城]因為受到中心語助動詞的管轄(govern)，可以前移，但(ic)中的附加語(adjunct)「一定」無法擔此重任，因此不合法。同樣的，中心語管轄也適用於動詞組刪略，(iia)中的能願助動詞「肯」可以認可動詞組刪略，但(iib)的認知副詞「一定」則無此能力。

依照上述檢測方式，我們主張「毋好」為情態副詞，因為其不允許動詞組前置(iii)和動詞組刪略(iv)。

(iii) a. 阿明毋好[去台北] b. *[去台北]阿明毋好

‘阿明不可以去台北’

(iv) *阿明毋好[去台北]，阿英乜毋好___。

在最後一種類型中，「毋好」也已詞彙化成情態副詞，但與(18)不同之處在於此類型中的「毋好」是用來表說話者對於整個事件的道德接受度(moral acceptability) (Nuyts 2006, Nuyts et al. 2010)，這個接受度可根據社會文化風俗為判斷標準(如(19))，也可依判斷者之個人標準來判斷(如(20))，此時「毋好」不表「允許」或「要求」等指令情態義，而是表達說話者的主觀性，以(20)為例，此時「毋好」表示的是「你」當初認為「佢做隘勇(他當隘勇)」這個事件的接受度很低，這和「你」是否允許或要求「佢(他)」去當隘勇無關。

(19) 酒過三巡，開始燒金，燒銀紙，兩種愛分兩位燒，毋好混雜 (AJJ:197)

‘酒過三巡，開始燒金紙，燒銀紙，兩種(紙)要分兩個地方燒，不要混在一起’

(20) 順妹：麼个？你愛勸佢轉去喔？你當初毋係希望佢毋好做隘勇，所以你正會... (HI09)¹²

‘什麼？你要勸他回去喔？你當初不是希望他不要當隘勇，所以你會...’

可見得「毋好」未必都和「允許」或「要求」有關，傳統上將這兩個概念歸類在義務情態之下，若依照傳統定義，則(20)中的「毋好」不屬於情態用法，但若依照Nuyts et al. (2010)的定義，(20)中的「毋好」才是真正的義務用法(deontic use)，而(18)中的「毋好」是屬於指令用法(directive use)。Nuyts et al. (2010)在研究荷蘭語的*mogen* (相當於英語*may*)和*moeten* (相當於英語*must*)時，主張應區分情態詞的命令用法和義務用法，傳統上的「允許」和「要求」應從語言行為(speech act)的角度解析，屬命令用法，類似祈使語氣(imperative mood)，¹³而義務用法是指道德接受度或必要性程度之高低(degrees of moral acceptability or necessity)，依照此種觀點，義務情態、認知情態以及某些類型的示證式(evidentiality)皆為表態的(attitudinal)，表達的是對整個事態(state of affairs)的觀點，可歸

¹² 「隘勇」是指日治時期防範高山原住民襲擊而在隘口擔任守衛的人。

¹³ 雖然命令用法與祈使語氣很類似，但 Nuyts et al. (2010)主張兩者仍有區別，其差異主要表現在行事性(performativity)和描述性(descriptivity)上，行事性和描述性是以是否有說話者承諾(speaker commitment)為區分標準，有則為行事性，無則為描述性，命令用法(和義務用法)可兼具行事性(i)和描述性(ii)，但祈使語氣一定具有行事性。

(i)[*mogen* 的行事性命令用法] heb je nog veel te vertellen? (...) ah *moogt* de gij gerust nog ne keer bellen. (Nuyts et al. 2010, ex. 30a)

‘Do you have much more to say? (...) ah [then] you may [*mogen*] surely call me back.’
(你還有要說的嗎? (...) 嗯(那)你可以回撥電話給我。)

(ii) [*mogen* 的描述性命令用法] Karolien had vlak voor dat ze overleden is de week daarvoor hè had ze nog een eike gebakken en tussen de boterham. die *mochtzenieteten* hè. (Nuyts et al. 2010, ex. 30b)

‘Karolien had, just before she died, the week before, fried an egg and [eaten it] on a sandwich. She wasn’t permitted [(niet)*mogen*] to eat them.’
(在 Karolien 死前的那個禮拜，她煎了一個蛋，而且(把它放在)三明治上[吃了]，她不被允許吃這些。)

在(i)中，說話者的行事性展現在其允許聽話者回撥電話，在(ii)中，說話者只是描述醫生給予 Karolien 的禁令，而非自己給予 Karolien 禁令。在他們的語料中，這兩種用法呈現分工的現象，即祈使語氣用來表示行事性，而命令用法(雖然也可以表示行事性)主要用來表示描述性。

屬同一類，(ibid. 17, 32)，這種觀點不同於其他學者將義務情態和動力(dynamic)情態視為同類的作法(例如Palmer 2001 將兩者合稱為事件情態(event modality)，而Bybee et al. (1994)將兩者歸納在施事者導向情態(agent oriented modality)中)，因為動力情態是表事件參與者的能力或意願，而非表態的。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例子其實兼具義務用法和指令用法兩解，如(21)所示，「毋好」可以解釋成「要求人不要做壞事」的指令用法或「做壞事的道德接受度很低」的義務用法，但在實際的語言環境中，我們通常可藉由上下文分辨說話者或作者想表達的意義為何。¹⁴

- (21) 這只故事係勸人多做善事，壞事千萬毋好去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M1:94)
‘這個故事是勸人多做善事，壞事千萬不要去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我們將上述幾種類型的「毋+好」出現在不同語體中的分布情形整理如<表五>。

<表五>：「毋+好」之類型分布

類型	一般口語		獨白式口語		書面語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毋+好 _{狀態動詞}	12	13%	12	8.7%	15	13.6%
毋+好 _{喜歡}	1	1.1%	1	0.7%	8	7.3%
毋+好 _{方便}	0	0%	0	0%	1	0.9%
毋]+[好	1	1.1%	5	3.6%	6	5.5%
V 毋好 _R	0	0%	3	2.2%	0	0%
好毋好	3	3.3%	0	0%	1 ¹⁵	0.9%
毋好 _{命令用法}	72	78.2%	100	72.5%	39	35.4%
毋好 _{義務用法}	3	3.3%	17	12.3%	40	36.4%
總計	92	100%	138	100%	110	100%

上表顯示，不論在哪一種語體「毋+好」都還保留一定比例的「否定詞+狀態動詞」之詞彙核心意義，但是在一般口語和獨白式口語中，「毋好」主要表示命令用法和義務用法，變化種類也較少，而在書面語中，雖然這兩種用法的比例也較高，但其包含的種類更多，其中，「毋+好_{喜歡}」所占的比例比其它兩種語體高很多，而「毋+好_{方便}」和以「好毋好」表示對應於漢語「動不動」的用法都不見於其他兩種語體，可見語體對於語言使用確有影響。

5. 「好+無」之類型

這一節將探討「好無」的四種類型及功能。在第一種類型中，「好」和「無」各自保有核心語意，只是線性順序上相鄰，彼此間關係鬆散，其中「好」是狀態動詞，表原

¹⁴ 跨類的歧義句在 Nuyts et al. (2010)的研究中也很常見，讀者可自行參閱原文。

¹⁵ 為例句(17)。

本的「優點多、令人滿意的」詞彙意義，「無」則充當表疑問的語尾語助詞(sentence-final particle)，羅肇錦(1985:206-207)稱之為疑問語氣助詞，如(22)所示。

- (22) 在該年代還係做毋得忒老嫁哦！毋過乜當愁慮，若爸个人**好無**？(100YW: 一張相片〈北四縣腔高中學生組〉)
‘在那個年代還是不可以太老(才)嫁喔！不過也很擔心，(不知道)你爸爸對人好嗎？’

在第二種類型中，「好」和「無」也同樣只是線性順序上相鄰，兩者關係鬆散，分屬不同的詞組結構，以(23)為例，「好」和「講(說)」形成動詞組「講好(說好)」，「好」為時相(phase)補語，表示「完成」，而「無」充當未然(irrealis)否定詞，否定情態詞「愛」。

- (23) 彭阿強：本來講**好無**愛請人客仔啦 (HI06)
‘本來說好不要請客啦’

在第三種類型中，「好」和「無」結合成固定格式，充當附加問句標記，¹⁶如(24)所示，其主要功能是徵詢對方意見，此時「好」的原意已淡化，語境中帶入了說話者的主觀情感和態度，成為「請求」的間接語言行為(indirect speech act)，是緩和語(mitigator)，具有緩和語氣的功能，此時說話者會把聽話者的面子考慮進去，是互動主觀化(intersubjectification)的一種體現(cf. Traugott and Dasher 2002, L. Wang 2005:128-129, 陳俊光和劉欣怡 2009)。¹⁷

- (24) 佢來男扮女裝賣身到張大人个屋下，分其妹仔做使婢女**好無**？(M3:40)
‘我來男扮女裝，賣身到張大人的家裡，做他女兒的侍女好嗎？’

在第四種類型中，「好無」進一步演變成為反駁(rebuttal)標記，以(25)為例，「好無」表面上為請求，但實際上已經失去徵詢或請求的功能，而是用來表達說話者不滿的語氣，用來否定對方的意見，換句話說，雖然「好無」並不影響句子的命題內容(propositional content)，但可以用來表達說話者的主觀立場(cf. Biq 2004)，此時「好」展現的是主觀化(subjectification)(Traugott and Dasher 2002)，因為此時說話者最注重的是表達性(expressivity)，幾乎沒有任何協商的空間(cf. L. Wang 2005:128-129, 陳俊光和劉欣怡 2009:77)。

- (25) 石輝哥：退都退轉來哩！還申請喔？哎！先生啊！你莫日頭曬昏頭**好無**？
‘退都退回來了！還申請喔？哎！老師啊！你不要(被)太陽曬昏頭了’

¹⁶ Wang et al. (2010:252)在研究漢語「好」的言談語用功能時指出當「好」和不同的語尾助詞結合時，可表達多樣性的言談互動功能，如協商或(不情願)的讓步等等。

¹⁷ Intersubjectification 的翻譯，本文從 Wang and Huang (2006)。

好嗎？」

先生：石輝哥，佢無曬昏頭啦！你慢慢聽佢講啊！

‘石輝哥，我沒有曬昏頭啦！你慢慢聽我說啊！’ (HI09)

我們將這四種類型在不同語體中的分布整理如<表六>。

<表六>：「好無」之類型分布

類型	一般口語		獨白式口語		書面語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好+無	5	10%	2	6.5%	1	33.3%
好]+[無	2	4%	2	6.5%	0	0%
好無 _{緩和語}	38	76%	27	87%	2	66.7%
好無 _{反駁}	5	10%	0	0%	0	0%
總計	50	100%	31	100%	3	100%

上表顯示「好無」在三種語體中的主要功能都是充當緩和語，這種語用功能在口語中比較容易顯現，因此解釋了「好無」在一般口語及獨白式口語中出現頻率特別高以及在書面語中出現次數特別少之原因，也因為高頻率的出現，使得「好無」在一般口語中由緩和語進一步語法化，成為表說話者主觀態度的反駁標記。

由這兩小節的討論可發現「好無」和「好毋好」在某些功能上有重疊之處，即兩者皆可充當緩和語，具有徵詢對方意見之功能，但不同處在於「好無」還進一步發展出反駁的用法，而「好毋好」一方面因為出現次數非常少(僅 4 例，而且其中一例並非緩和語)，另一方面因為這種是非問句結構的問句在客家話中是受到漢語影響而新興的句式，所以在發展上比較慢(參見 Chang 2006)，其語法化和主觀化的程度上自然不如「好無」來的深，這與漢語中的「好不好」和「好嗎」的發展不盡相同(參見 Hu 2002)，也與漢語中兩者呈現分工的狀態不同(參見陳俊光和劉欣怡 2009)。Hu (2002)區分漢語中的附加問句標記「好不好」及「好嗎」的功能，他主張後者與其前頭語(head utterance)的命題內容(propositional content)有緊密的相關，主要功能是請求同意，而前者不只和命題內容相關，更進一步演化出文意連接(textual)及情感(affective)功能，其具有三種功能，包含請求同意、表示命令(directives)或禁止(prohibitions)、表達說話者對聽話者之陳述或預設(presupposition)之反駁(refutation)；此外，兩者在語料中的出現頻率差距頗大，在作者所收錄的 322 個附加問句標記中，「好嗎」只出現 5 次，占 1.55%，而「好不好」出現 106 次，占 32.92%，由於「好不好」的出現頻率很高，因此其語法化程度較深，這可由其具備較多的言談功能得到印證。陳俊光和劉欣怡(2009:78-81)則主張「好嗎」和「好不好」的差別主要表現在「發話者投入(speaker involvement)」的語用觀點，後者的發話者投入程度比前者來的深入，也就是說，「好不好」的語氣比「好嗎」強烈，當發話者使用「好不好」時，大多帶有情感性的投入或有其它語用溝通意圖，而當說話者使用「好嗎」時，情感性投入相對較少，大部分僅表示一種客觀禮貌性的詢問或一般程度的不滿。客家話的「好毋好」和「好無」是否會發展出類似的區辨則有待日後進一步的

驗證。

6. 教材檢視：以教育部編客家語教材為例

根據上述的研究結果，本節將以教育部編纂之北四縣腔客家語教材為例，檢視「毋好」和「好無」在課文中之分布，據此提出相關之編纂建議。¹⁸

陳俊光和劉欣怡(2009)針對漢語「好」提出教學階段建議時主張，為了滿足實際溝通需要，語法教學須由句子出發，進而擴大到篇章，換句話說，語法教學須結合語義、篇章和語用功能，此外，也需考量使用頻率、結構和語義複雜度。在提出客家話「毋+好」和「好+無」的教材編纂建議前，我們先以前兩個小節所區分的語義、篇章和語用功能為檢測標準，先排除「毋+[好]」和「好+[無]」這兩種純粹線性順序上相鄰之組合，再檢視這兩種構式在教育部編的客家語教材中的分布，分別整理如<表七>及<表八>。¹⁹

<表七>：「毋+好」在教育部編客家語教材之分布

	毋+好 狀態動詞	毋+好 喜歡	毋+好 方便	V 毋好 R	好毋好	毋好 _{命令}	毋好 _{義務}	總計
第五冊	0	0	0	0	0	1 ₉	0	1
第六冊	0	0	0	0	0	0	1 ₃	1
第七冊	0	0	0	0	0	1 ₉	2 _{1,6}	3
第八冊	1 ₉	0	0	0	0	1 ₂	1 ₂	3
第九冊	2 _{5,8}	0	0	0	0	10 _{4,5}	2 _{1,8}	14
總計	3	0	0	0	0	13	6	22

從上表可看出，「毋好」的用法集中在命令用法和義務用法，共 19 筆，比重為 86.4%，而「毋+好_{狀態動詞}」的用法共 3 筆，佔 13.6%，這幾種用法出現的比例與本文透過語料庫搜尋而得的統計結果大致吻合，然而，有 63.6%的「毋好」的例子出現在第九冊，分布過度集中，顯得不均衡，且「毋+好_{狀態動詞}」這個最基本的構式在第八冊(1 例)、第九冊(2 例)才出現，不符合語法教學中的累進性原則，此外，有四種構式(即「毋+好_{喜歡}」、「毋+好_{方便}」、「V 毋好_R」、「好毋好」)未在教材中出現，客家話教科書編寫者心目中的「毋+好」為何會是如此值得進一步探究，但透過語料庫的搜尋，我們可以輕易地找出「毋+好」可能的組合，提供編輯者在編排教材時的參考。

<表八>：「好+無」在教育部編客家語教材之分布

	好+無	好無 _{緩和語}	好無 _{反駁}	總計
第三冊	1 ₇	0	0	1
第八冊	0	1 ₃	0	1
第九冊	0	1 ₄	0	1

¹⁸ 本文僅以課文為範圍，課後練習部分不列入計算。雖然本研究以北四縣腔為例，為行文方便，將直接以「教育部編客家語教材」指稱。

¹⁹ 下標數字表示該語料出現在第幾課，例如出現在第一課就以下標數字 1 表示。

總計	1	2	0	3
----	---	---	---	---

「好無」在教育部編客家語教材中的分布狀況更為零散，僅有三例，比重非常低，雖然在編排上依照累進式原則，先於第三冊介紹「好+無」的基本用法，但可能受限於教科書語體偏向書面語之故，剩下兩例集中在「好無」充當緩和語的用法，而無口語中用來反駁對方意見的用例介紹，難免有遺珠之憾。

在這一小節，我們看到了這兩個構式在教育部編的客家語教材中的分布狀況並不十分理想，建議在進行教材編纂時，可依照累進式教學原則，透過通盤性之系統考量，由初始階段的中心語義介紹，到中間階段的篇章功能介紹，再到最後階段的語用功能介紹(陳俊光和劉欣怡 2009:89-92)，此外，建議調整各種功能的出現次數和比例，勿過度集中於某種語義或功能，造成相同義項重複率太高。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本文針對現有的客家語教材進行檢視，藉此探討教材編纂時應注意之事項，但本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構式上，這種針對特定語法點之研究僅能就所研究的主題進行分析和建議，無法針對教材做全面性之回顧與檢討，難免會有以偏蓋全之誤差，但相對於國語文教材或華語文教材的編寫以及研究，客家語教材的編寫和分析仍付之闕如，透過本文的研究，作者希望能進一步開啟這一方面之討論，以收拋磚引玉之功效。

7. 結論

本文運用語料庫語言學的方式，分析客家話中與「好」搭配的高頻率構式「毋好」和「好無」在不同語體的語意、篇章功能、語用功能及分布狀況。其中「毋+好」可進一步區分成八種不同次類，且不論在哪一種語體，主要是用來表示命令用法和義務用法，唯書面語出現的搭配類型較多，顯示語體確實會造成語言使用及功能演變之不同；「好無」則主要有四種類型，絕大部分是以充當緩和語為主，但僅在口語中發展出表反駁之功能，語體的差別也在此顯現，呼應 Biq (2004)「口語語法化速度比書面語還快」的結論。最後我們以教育部編的客家語教材為對象，檢視此兩種構式的分布狀況，結果顯示在教材編纂時，應做全盤性之系統考量，依照累進式教學原則，對各種用法做全面性、階段性之介紹，避免過度集中於某種語義或功能，以免模糊原本之語言樣貌。

引用文獻

- Biq, Yung-O. 2004. From collocation to idiomatic expressi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hao* phrases/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omputing* 14.2:73-95.
- Bybee, Joan, Revere Perkins, and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Chicago/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ang, Chia-ling Lisa. 2006. *Application of Politeness Theory to Tag Questions Translated*

-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MA thesis. Providence University.
- Halliday, M.A.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 Hu, Ching-chi. 2002. *Question Tags in Taiwan Mandarin: Discourse Function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MA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Miracle, W. Charles. 1991. *Discourse Markers in Mandarin Chinese*. Ohio: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Nuyts, Jan. 2006. Modality: Overview and linguistic issues. *The Expression of Modality*, ed. by William Frawley, 1-26. Berlin: Mouton.
- Nuyts, Jan and Pieter Byloo, and JannekeDiepeveen. 2010. On deontic modality directivity, and mood: The case of Dutch *mogen* and *moeten*. *Journal of Pragmatics* 42:16-34.
- Palmer, F. R. 2001. *Mood and Modality* (2nd ed.).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 and Richard B. Dasher. 2002.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ng, Cheuh-chen and Lillian M. Huang. 2006. Grammaticalization of Connectives in Mandarin Chinese: A Corpus-Based Stud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4:991-1016.
- Wang, Hsiao-Ling. 2005.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Hao in Mandarin Chinese*. MA thesis.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 Wang, Li-Ya. 2005. *The Polysemy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Hao in Mandarin Chinese*. MA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esis.
- Wang, Yu-Fang and Pi-Hua Tsai. 2005. *Hao* in spoken Chinese discourse: Relevance and coherence. *Language Sciences* 27:215-243.
- Wang, Yu-Fang, Pi-Hua Tsai, David Goodman, and Meng-Ying Lin. 2010. Agreement, acknowledgment, and alignment: The discourse-pragmatic functions of *hao* and *dui* in Taiwan Mandarin conversation. *Discourse Studies* 12.2:241-267.
- 吳睿純、葉瑞娟. 2011. 〈客家話「好」的言談語用功能〉, 鍾榮富等編《語言多樣性：曹逢甫教授榮退論文集》, 422-440。台北：文鶴。
- 呂叔湘. 2004 [1980]. 《現代漢語八百詞》(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晉霞. 2005. 〈“好”的語法化與主觀性〉, 《世界漢語教學》1:44-49, 96。
- 邱一帆. 2004. 《油桐花下个思念：客語詩集》。桃園市：華夏書坊。
- 邵敬敏、朱曉亞. 2005. 〈“好”的話語功能及其虛化軌跡〉, 《中國語文》5:399-407。
- 范文芳. 2001. 《頭前溪个故事》。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 徐兆泉(譯). 2000. 《客家話小王子》。台北市：南天書局。
- 強舒嫻、賴惠玲. 2010. 〈從詞彙與構式看客語「好」字之多義情態功能〉, 日本中國語學會第 60 回全國大會宣讀論文, 11 月 13-14 日。神奈川縣橫濱市：神奈川大學。
- 強舒嫻. 2009. 〈無指疑問句之「形式一功能」誤配：客語「有麼介好 V」構式研究〉, 宣讀於詞彙語意與構式的互動小型工作坊, 11 月 14 日。台北：國立政治大學。
- 陳俊光、劉欣怡. 2009. 〈漢語「好」的多視角分析與教學應用〉, 《華語文教學研究》

6.2:45-98。

葉瑞娟. 2012. 〈客家話「好 X」格式的語法化和主觀化〉,《清華學報》42.3:531-567。

蔡維天. 2010. 〈談漢語模態詞其分布與詮釋的對應關係〉,《中國語文》3:208-221。

謝佳玲. 2002. 《漢語的情態動詞》。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博士論文。

_____. 2006. 〈漢語情態詞的語意界定：語料庫為本的研究〉,《中國語文研究》1:45-63。

鍾榮富. 2000. 〈客家語的疑問句〉,《漢學研究》18.特刊:147-174。

羅肇錦. 1985. 《客語語法》。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

龔萬灶. 2004. 《阿啾箭个故鄉》。苗栗：龔萬灶。

葉瑞娟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jckimiyeh@mail.nhcue.edu.tw

The Collocational Patterns of Hakka *ho* ‘g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pus Linguistics

Jui-chuan Yeh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Based on the examples gleaned from the Hakka written and spoken (including dialogues and monologues) data, we first find out the most frequent left and right collocates of *ho* and then narrow down to one such element on each side. Specifically, we focus on the co-occurrence of *m + ho* and *ho + mo*. The issues we then take up include the syntax, semantics, pragmatic/discourse functions, and distributions of these two constructions. The *m + ho* pattern can be divided into eight subtypes. Among them, *m + ho* is mainly used as a directive marker, expressing the notion that the agent participant is instructed or permitted to do what is involved, and as a deontic modal, expressing the notion of moral accept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ho + mo*, used mainly as a mitigator, can be subdivided into four types. The influence of text types is shown by the fact that *m + ho* allows more collocates in the written language and that *ho + mo* is used as a rebuttal marker only in the spoken language. Finally, we examine the distributions of the two constructions in the Hakka textbooks compil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uggest that the different uses of *m + ho* and *ho + mo* be arranged in a more systematic way.

Key words: Hakka, *ho*, corpus, cross-text-type comparison, Hakka textbook

